

十五、浙贛會戰——鐵路沿線的浴血攻防

浙是指浙江省，贛則是江西省的代名。浙贛會戰的取名有兩層意義，一是因為戰事均發生在浙江與江西兩省；另一層意涵指戰事絕大部分發生於浙贛鐵路沿線或所經主要城市。當時浙贛鐵路是我國東南沿海和內陸聯繫的重要交通線，其起站是浙江省杭州，終站是湖南省株洲，沿線貫穿浙江省與江西省中部，復由江西省萍鄉進入湖南省境內，經醴陵至終點株洲，全長九百餘公里。

民國二十八年春，日軍攻占南昌後，由於南昌是浙贛鐵路於江西沿線的重要樞紐，進而將此鐵道分割成了東、西兩段。浙贛鐵路東段：諸暨至東鄉之間（長約四百公里），仍由國軍第三戰區掌握並營運。浙贛鐵路西段：南昌至株洲間，因我政府基於戰略考量，對浙贛鐵路西段地區實施「焦土抗戰」政策，避免地區鐵路物資（如鋼軌、枕木、機車、車輛等）落入日軍之手被其利用，也為了支援當時在西南大後方緊急修建的湘桂、黔桂兩鐵路，因此南昌淪陷前後，國軍或游擊部隊動員民眾適時拆除部分設備，轉移至後方使用。當時日軍雖擁有浙贛鐵路西段，但已難於暢行。

為防本土遭轟炸 敵擬奪我沿海機場

民國三十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美國對日本宣戰，改變了中日戰爭的戰略格局。美軍開始與國軍合作抗日，為使戰機縮短航程，計畫使用我國境內的機場對日本本土空襲。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，美國陸軍航空隊杜立德中校率領轟炸機隊，從航空母艦「大黃蜂號」起飛，對日本東京等地進行首次空襲。美機在任務完成後，泰半飛至我國浙江的衢州、玉山等地機場降落。這次空襲雖然規模不大，但由於是對日本本土轟炸，造成日人心理上極大的震撼與恐慌。

日軍大本營意識到我國境內沿岸機場的存在，對日本本土安全形成不利因素；亦即浙（浙江省）、閩（福建省）、贛（江西省）各地機場若為同盟國所用，不僅對日本本土安全構成威脅，更可藉此進襲其海上航運。日本為了解決來自我國沿海機場的威脅，欲摧毀可接應美機的沿海機場群（如衢州、玉山、麗水等），並適時打通浙贛鐵路，俾輸送其掠奪物資，以期以戰養戰，遂有興兵浙贛地區的企圖。

敵沿浙贛鐵路進攻 欲滅國軍戰區主力

日軍計畫集結於浙贛鐵路兩端，沿鐵路東西對進，一路由第十三軍主力從浙江方面沿浙贛路西進，另一路為第十一軍一部，由江西南昌方面沿浙贛路東進策應，除適時破壞我國衢州、玉山、麗水一帶的空軍基地，以減少對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脅，並圖殲滅國軍第三

戰區主力，終結國軍此戰區的有生戰力。

日軍兵力部署方面，浙東日軍第七十師團集中於奉化、溪口兩地；日軍第二十二師團主力及偽軍第一、第十三師集中於浙東餘姚與紹興地區；華北抽調的日軍第三十二、第十七等師團主力，與第四十一、第一一〇等師團的一部及特種部隊，集中於杭州西南；原駐南京附近的第十五、第一一六等師團各一部，及駐蘇州、常州一帶之獨立第十一旅團，先後經滬杭、蘇嘉兩路，分別集結於蕭山、富陽、餘杭等地區。海軍陸戰隊則在廈門、石浦、象山等地待命；計編為五個兵團與兩個混成旅團，總計兵力十四萬餘人，指揮官為第十三軍軍長澤田茂。

贛東日軍於南昌附近集結大賀、柴田、高橋三個兵團，及竹原、岩永兩支隊，總兵力計三萬餘人，由第十一軍軍長阿南惟幾為指揮官，日軍總司令為中國派遣軍畑俊六。

國軍堅守陣地 以游擊戰襲敵後方

國軍第三戰區以必要兵力配置於浙贛路西段，集中主力於浙贛路東段，利用既設陣地行持久抵抗，並以游擊戰擾襲日軍後方，遲滯牽制敵人，特別在金華、蘭谿預築堅固陣地，以阻止消耗敵勢，最後在衢州附近與敵決戰。

第三戰區兵力部署方面，以第二十五集團軍擔負浙江南部之作戰；第十集團軍擔任錢

塘江南岸之作戰；第三十二集團軍擔負錢塘江北岸之作戰；第一百軍（欠第六十三師）擔任浙贛鐵路西段之作戰；第二十六軍、第七十四軍控置衢州；第二十三集團軍警備寧國、貴池、都昌之線，防阻敵於長江運輸，並以兩師兵力轉用於壽昌、鷹潭方面，參加浙贛路作戰，總計兵力約二十萬人，指揮官為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。

第九戰區負責南昌以西、以南的江西地區，會戰中適時策應和牽制日軍第十一軍（從南昌東進）的任務。與第三戰區協同作戰，共同迎擊日軍的兩路攻勢（日軍第十三軍從杭州方向西進，第十一軍從南昌方向東進）。

第九戰區兵力部署方面，以第四軍集中在江西東部，特別是靠近浙贛邊界，以及南昌至東鄉、進賢一線的交通要道；第五十八軍部署在江西中部撫河沿線；第七十九軍部署在江西中部偏北的地區，作為預備隊，適時在日軍進攻軸線的次要方向上進行部署。總計兵力三萬餘人，指揮官為戰區司令長官薛岳。

會戰作戰過程：（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八月下旬）

日軍攻勢猛烈 國軍轉進敵後

浙贛會戰歷時約四個多月，主要分為日軍攻勢和國軍反攻與日軍撤退兩個階段。

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，日軍第十三軍從浙江東部的奉化、蕭山、富陽等地同時西犯，主力沿浙贛路進攻，一部沿富春江以西竄擾。迄十七日，先後進陷楓橋鎮、諸暨等地，並一部竄擾天台。國軍依預定計畫予以相當打擊後，逐次向後轉移。五月下旬，日軍攻陷永康、東陽、義烏、浦江等地後，續向西犯。另沿富春江以西進擾之敵，進陷建德，並以兩翼夾擊，欲迫我金蘭守軍決戰。國軍部隊在新昌、諸暨、桐廬一線進行抵抗後，主力逐步向金華、蘭谿撤退，並一部轉入敵後進行游擊。

經血戰五晝夜後，日軍緊追不捨，我軍遂按照預定計畫向敵側後翼轉移，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，日軍攻陷金華、蘭谿兩地，並以後續部隊越過湯溪，直趨衢州。在此期間，日軍第十五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在蘭溪附近觸雷身亡，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第一個戰死的師團級指揮官。

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三日，日軍向衢州進犯，軍事委員會鑒於來犯日軍兵力優勢，且有後續增援之可能，為避免主力決戰陷於被殲危機，是夜，電令第三戰區避免在衢州附近與敵決戰，於是留置第八十六軍兩個師守備衢州，其餘部隊分向衢州兩側移動。

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五日，日軍迫近衢州，企圖包圍該城，遮斷我軍退路。迄七日，我軍以牽制消耗日軍之目的已達，乃撤出衢州，日軍攻占衢州並破壞機場設備後，繼續向西進犯，十二日，常山、江山與江西玉山等地相繼失陷。十四日，日軍追至廣豐附近，旋陷

該城，十五日，陷上饒。

戰爭初期 日軍占領浙贛鐵路

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，贛省之日軍為策應浙東方面之作戰，日軍第十一軍從南昌附近向東發起進攻，與第十三軍形成呼應。日軍第三十四師團主力沿浙贛路東犯，六月二日陷進賢。國軍於將軍嶺、東鄉等處逐次抵抗後，向貴溪轉進。十六日，貴溪失陷，日軍第三師團由李家渡附近沿撫河南犯。至六月下旬，先後侵陷臨川、崇仁、宜黃、南城、金谿等地。

日軍占領上饒後，企圖打通浙贛全線，卻屢遭第三戰區各軍尾隨、側擊、堵截而未能成功。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下旬，日軍遂以第十五師團主力增強廣豐防務，並調動第二十三師團增援上饒，協同第三十二師團向西進犯。七月一日，浙東日軍與贛東日軍終於在橫峰會師，橫峰隨即失守，至此，浙贛鐵路全線被敵貫通。

日軍兵力不濟 國軍收復失地

當浙贛日軍分途進犯時，浙贛路沿線國軍除相機轉移避免決戰外，並隨時打擊浙贛路

兩側掩護之敵，收復路側要點多處。兩路日軍於橫峰會師後，日軍有感於戰線拉長、補給困難，以及國軍在敵後的持續襲擾，形成進退維谷之勢，加以日軍在太平洋攻勢方面，正需較大兵力，況且興戰的戰略目的已達成，遂開始逐步撤退。

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日本大本營下令中國派遣軍停止浙江方面作戰，由於占領地金華附近富含戰爭所需的鋁及其他礦物，因而除確保金華附近地域，其餘逐步撤離，並指示撤退時間概為八月中旬。

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上旬，國軍趁勢發動總反攻，進展順利。中旬，日軍於撤退時，為阻斷國軍對地物的後續利用，遂對鐵路、橋梁、機場等設施進行全面性的摧毀後撤離。國軍則乘勢追擊，使橫峰復回國軍手中。

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，第九戰區國軍收復貴溪，殘敵狼狽西竄，我軍乘勝追擊，二十一日克鷹潭，二十三日克餘江、餘于，同日復克臨川、瑞洪、東鄉及三江口，二十五日克進賢，至此，贛境恢復戰前態勢。第三戰區國軍，十九日克復上饒，二十日克復廣豐，並乘勝追擊。二十一日克玉山，二十三日克常山、江山，二十九日克復龍游，三十一日克湯谿。

浙東方面，亦先後克復永康及建德、壽昌等地，除蘭谿、金華及義烏尚在敵手外，其他各地均已恢復戰前原態勢，會戰告終。

日本殘酷三光政策 浙贛傷亡二十五萬人

會戰期間，日軍為報復其本土遭受的空襲，在占領區內殘酷執行了「三光政策」（燒光、殺光、搶光），造成浙贛軍民逾二十五萬人傷亡，其泯滅人性的殘暴程度，僅次於南京大屠殺。尤其在進攻浙東的建德與金華西北時，日軍甚至動用了毒瓦斯砲彈，導致國軍中毒，傷亡慘重。這些暴行不僅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與聲援，更激發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的堅定信念。

國軍保存主力 盟軍新闢轟炸基地

與此同時，杜立德中校率機群空襲日本東京等地的壯舉，直接導致日本原計畫發動的四川作戰（旨在進攻陪都重慶）戛然而止。在如此背景下展開的浙贛會戰，國軍在裝備劣勢下，依託廣闊的國土和靈活的戰術，歷時三月餘，殲滅日軍三萬六千餘人，而國軍傷亡亦達七萬餘人。然而會戰有效消耗並牽制了日軍大量兵力，同時國軍在會戰初期採取逐步抵抗和轉移的策略，透過靈活的戰術避免了決戰，有效保存了主力部隊的有生力量。

儘管浙贛會戰造成我方沿海部分機場被日軍破壞，但並未能有效阻止美國對日本的戰略空襲。相反地，這場會戰反而促使盟軍積極尋求並開闢新的轟炸路徑與基地。隨著太平

洋戰場的推進，盟軍逐漸掌握了更多接近日本的島嶼基地，這為後續對日本本土進行持續且更密集的空襲創造了有利條件。因此，浙贛會戰的結果雖然對我方造成了局部損失，但從宏觀戰略來看，它並未改變盟軍對日空襲的決心，反而加速了盟軍戰術調整與太平洋戰爭的進程，為最終戰勝日本奠定了基礎。